

似水流年

## 又是一年重阳节

谷均

工作越是忙碌，心里那份对父母的亏欠就越重。他们年事已高，却少有言语，只把思念藏进日复一日的等待里。我总想着，等忙完这阵子，就好好去陪陪他们。可时间不等人，一转眼，又到重阳了。

记忆里的重阳，是乡村被点燃的灶火，瞬间就热闹起来。家家户户的灶头上，都蒸着几笼重阳糕，把散在各处的儿孙喊回来尝尝家里的甜，也把切好的糕条分给邻里，图个热闹喜庆。

祖母做的重阳糕，没街上卖的那么精巧，但料子实在，味道醇厚，那股子香气是钻进鼻子里就忘不掉的。她做糕的粉，都是自家地里种的谷子，收了以后，她要挑个大晴天，在院子里铺开席子，晒了又晒，嘴里还念叨着，这谷子得有“太阳气”，磨出的粉，吃起来人心里头才是暖的。

开做时，我蹲在旁边，看她把糯米粉、粳米粉倒进大面盆，拌上红糖，再一点一点地兑水。她的手，那是一双布满了老茧、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，可揉起面来，那股子劲儿，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。再硬的面疙瘩，在她手里揉搓几下，就服服帖帖地散开了，变成细细匀匀的糕粉。然后铺屉布，填粉，刮平，撒豆沙，再盖一层粉……那动作，一气呵成，像一场仪式。最后，把两层叠起来的糕屉往大灶上一架，就轮到我家烧火了。

年少时的等待，本身就是一种福气。我守在灶膛前，看橘红的火苗烧着锅底，蒸汽混着糯米的清香，把厨房熏得雾蒙蒙、暖烘烘。心里跟着激动，一个劲儿地催父亲掀开锅盖。待糕面润透，祖母快手快脚地铺上薄粉，撒上几粒红枣，再蒸片刻，重阳糕便成了。刚出笼的糕，沉甸甸的，得两人合力抬上案板。切下的头一块准是我的，我搬个小板凳，坐在院子里，慢慢地吃。那甜，是从舌根底下漫上来的，带着粮食的厚实，一直暖到心底。

那时不懂什么叫敬老孝亲，只知道看着祖母忙碌的身影，看着冷清的老屋被糕香熏得满是暖洋洋的人气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别提多热乎。就连路过的邻居，也会被祖母叫住，硬塞上两块糕。那时的人情，也像这重阳糕，实实在在，甜在明处。

后来我去镇上读书，乡下来的孩子，总跟城里学生隔着一层。他们谈论着我没看过的书、没去过的书店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两分钱，悄悄走开了。少年时光，把那些乡下无忧无虑的日子，连同重阳糕的甜香，一并藏了起来，仿佛那是我身上一个不合时宜的土气印记。我把自己埋进书本里，试图用书里的乡愁，将自己重新打磨。

再后来，我外出南下打工。城市很大，人也很多，可那里却没有一口能蒸出尺宽重阳糕的大灶。偶尔回家，看到祖母那双因为风湿而抖个不停的手，别说做糕了，连一只碗都快端不稳了。她还想为我张罗，我看着心里那个疼啊，嘴上却只会说：“别麻烦了，外面什么都有得买。”现在想想，这句话多伤人啊。回去的心思，就在一次次无味的相聚中，一点点地淡了。

又是一年九月九。祖母走了很多年了，老宅还在，父母也还健在，只是那口大灶，那副糕屉，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我在超市的冷柜里，见过那些包装得特别精美的“传统重阳糕”，买来尝过，口感很细腻，甜度也刚刚好，可就是不对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我想，少的或许是那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的声音，是那满屋子湿热的蒸汽，是祖母手心的温度，是那一家子人围在一起吵吵闹闹的温情。

可我心里，就是固执地、一遍又一遍地想着祖母做的那块重阳糕。我的思绪总能轻易地回到那些年月，仿佛一闭眼，就能看见祖母在灶前忙碌的侧影，能听见柴火燃烧的声音，能闻到那糕一出锅，满屋子醉人的醇香。那些简单的、纯粹的念头，那些早就刻在血脉里、安宁又平和的画面，是怎么也忘不掉的。

明天，是该回去了。不为别的，就为陪父母好好吃顿饭，就像当年，我坐在院里，安安静静地吃着祖母递来的那块重阳糕。那份暖，是真的，能抵挡往后好多好多年的岁月漫长。

生活滋味

## 陪伴，是最长情的告白

吴桂海

又到了星期五。

下班回家，走进电梯，电梯猫正播放着“陪伴，是最长情的告白”的画面。它常常提醒我们，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交流方式是陪伴。想起以前有一次和父母在老家聊天时，他们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让我难以忘怀：“每当星期五，我们就会想明天你会不会来，如星期六没来，就想，星期天会不会来。”

周末又去老家，想看看父亲的日记本 and 母亲的小菜地。到了老家后，父亲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日记本。他说，这是他无意间翻到的。这里面记载了他44年前到岱山卖瓦货的日记。

我们俩就坐在一起，我伸手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日记本。这是一本已褪色很旧、蓝色塑料皮的日记本。打开笔记本，扉页中间用蓝色钢笔写着1981年光荣瓦货花目账，下方用黑色墨水写着“到五海山卖瓦货，每天走，爬山越岭，一天到晚”的字样。经过翻阅，看到这里的每一笔账，都详细记载着时间、地点、购买人、押船人，以及瓦货的种类、数量、价格和金额。如原购买人不在，就运到其他地方时的情况说明。如，1981年5月29日，瓦货本来船运给秀山叶啸王某雪，运到后，人不在，后运到秀山海岙卖给郭某飞和徐某再，夜晚卸货，第2天下雨比较大。最后几页，记载着瓦厂1981年14人瓦货年终决算明细表和瓦厂年度总收入。

“这么多年，依卖瓦货有什么记忆最深的？”当我翻到日记本最后一页时，我问父亲。

“卖瓦货，虽然没有渔民辛苦，但也风里来雨里去，常常要爬过山、越过岭，过去没有啥交通工具，也没有隧道可走近路，全靠脚一步一步走，个中的辛苦只有自己经历过才会有深切体会。”父亲想了想，又说道，记忆最深的是，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，卖完货后，就到高亭山外某饭店吃饭，碰到两个讨饭人，给了他们每人5角钱。

“依人好足嘞，依啥地方人，自己花了4角钱吃饭，给他们却介多。”当他们俩走后，旁桌的两个当地人对他说了。后来，他们还成了好朋友，并互留了通信地址。“有一次，我到其中一位家里去做客，见到我后，他马上就跟他老婆说，这是我除亲戚外最要好的朋友。他还特意叫会炒菜的丈母娘来烧菜。他们俩还抽时间到我家来，还带来

了两袋盐和十来斤鱼。”看着父亲的日记，听着父亲讲的故事，这不禁让我想起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中的一句歌词：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，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。

下午3点多，阳光斜照在后岭岗，紧挨后岭岗的老屋已无阳光照射，室外温度也低了不少，我也准备回家了。

当我走到门口时，母亲把我叫住：“依南瓜还要哦？”“上次带去的，还没有吃完嘞。”我随口回答着。这个季节，母亲在屋边的几块小菜地里，主要收获了冬瓜和南瓜。妻子把南瓜或蒸或炒；冬瓜，一般烧汤，或去皮，切成块状后，用水煮成半生半熟的，冷却后，在每块冬瓜上撒点盐放入大碗中，盖上盖子，存放于冰箱冷藏室几天，拿出后切成片状，放点香油或美味鲜，即可食用。下饭时，清凉可口，味道真是好极了！

走之前，我和母亲一起走进菜地。她拿了根竹竿，和我在屋边的两块小菜地里数还有几个南瓜。我告诉母亲还有19个秋南瓜时，她露出了幸福的微笑。我呢，也把数南瓜的情景拍成了短视频。“依在老家没地，等我们做不动嘞，屋边这几块小菜地留给依来种，这是我们自己开垦出来的。”母亲这句话，已经说过好几次。今天又说了。

我和父母商定，国庆假期一起去看“山外”。父亲说：“我不知道有多少年没去了，不知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”我告诉他，现在正在建设岱山滨海生态廊道，一条美丽的景观长廊正在形成，建成后将成为岱山休闲旅游的新画卷；一起去看看舟岱大桥，感受一下大桥宛如一条横卧碧波中的巨龙，将舟山本岛与岱山岛紧密相连的样子，以及日新月异的蓬莱仙岛。

和父母相聚的时光，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循环着，聊聊天，说说话，家长里短，感受着亲情的温暖。在某个公众号留言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令我记忆犹新：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有父母在的日子，就是你最好的日子，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，那将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画面。我深以为然。

